開慶四明續志

四明志作於　乾道述於　寶慶詳矣
然則何續乎所以志
大使丞相履齋先生吳公三年治鄞民
政兵防士習軍食興革補廢大綱小紀
也其已作而述者不復志昔人謂舊相
出鎮者多不以民事爲意惟向文簡大
耐官職勤於政事所至著稱公不均其

逸而先甚難過於文簡數等矣又謂寇萊公所至多游宴張文定倘蕩任情獲盜縱遣公慨念海道東達青齊御侮弭盜之方周防曲至世人未必盡知也若夫切切畎畝盻盻雨晴一游一詠可以觀焉故併載之于后以詔來者蓋公之學達於體用自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天

下有本者固如是也豈規規然求度越
於寇張二公哉雖然鄭猶故鄭也昔何
爲而贋今何爲而豐昔何爲而蕩無紀
綱今何爲而粗知理法覽者必有得於
是編之外開慶元年中秋日門生迪功
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
差沿海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新

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百拜謹書

四明續志目録

四明續志目録

四明續志卷第一

慶元府額

寧宗皇帝登大寶以明爲龍潛陞慶元府自參政何公立扁後至寶祐二年中更水火屢撤去久而未立四年九月大使丞相吳公出鎮興廢補闕至五年四月始援筆書之八法端嚴九鼎鎮重自是郡境清謐無復曩歲非時之警邦人朝莫瞻戴殆與四明山川輝映無極云 上牌致語附見于左

寧皇惠朱邸以演綸久升表揭元輔福荅生而進筆重爲扁題三大字鬱鬱蛟纏四明總

傾力添篤閱盡尖今告定穆挾到朝大停
島稃鬱慶心一袋生方歸頭須彼何師飛既九使停
仙騅蛟元蝺揮人鄉隨於而　人言仙荇流判虹
天聲纏天間盡狀彦機彈黠潛茂佩牛於作篤府貫
上沸三子之拭元嗣而壓案潘陵翎隴三者詞大旅
去千大舊經日辛十拓精舉以之而春島之鋒觀倪
再古字名綸鮨相人開華大保親帶酣以七而文觀
提山停瀟顯亭民宰地衝手釐櫂刀是大人挫丞砍
此河停　等之生相靈斗而忍優百劍臣譪萬相鼓
筆旺缸賓既氣視狀巳鬼特視爲竇無而項物拒角
逞氣貫祐忝象阜元如神書　具孺盡峯虎使聲
人還四元齊中郡便響淇秀麥扃興而民帶榜國和
間便明戎優書望當而偕傑元定一有事鯔首公恭
挾山新敢君曉吏發於摩之之日夸勤亢登闕淮
百撈呈未雄肖豈觀雲虛淪必鯨小木國學
年頰巳老萬邦豈瞻河額魁葺洋物浮池海
老鬱俚更斛君止天海枯于念風而來身以

增秩因任

寶祐五年正月初六日

御筆吳濳特與轉一官職任依舊

制

門下朕修我有夏以誕保受民每歲孟春則大計羣吏矧臣作股肱耳目之舊而時若州牧侯伯之賢是有衮衣越在外服對三陽之泰長數大號以渙敭覲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illegible]百戶食實封

壹阡伯戶吳潛方厚秉彝中和迪行漱六
藝之芳潤則資之深訓萬物而發揚其德可
大頌焉相朕咨以奮庸若鹽梅之和羹期于
予治以薰猶之共器不潰于成歛而經濟之
謀重我蕃宣之寄鄭山律律欣草木之向榮
滄海洋洋妥波濤而不■當治象甫頒之日
正士夫更始之初膺貢受圖曩侍春王三朝
之會承流宣化今為東方諸侯之先時而颱
之民之表也雖璽書增秩非所以待大臣而
民功曰庸其可無於懋賞爰峻祿臣之品申

隮井邑之封於戲王職如歲兼四時朕方體
元工之運冢宰阜民倡九牧爾尚新治理之
功益懋乃猶祗若予訓可特授光祿大夫依
前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
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
千[illegible]一百戶食實封壹阡[illegible]伯戶主者施行

寶祐六年九月初五日

御筆吳潛分閫四明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
道肅清特與轉行一官令再任學士院日下
降制

制

勑門下命顯征而賜履夙嘉表海之風考成績以陟明式循咨岳之典睠于良弼久填輔藩進律以旌顯庸勉留而仍舊服肆加寵數誕布恩言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户食實封壹阡伍伯户吴潛敬義不孤忠忱合一以格物之明而行之以絜矩之恕以馮河之毅而恢之以包荒之弘其在廟堂而憂惟以社稷爲悅邪嫉

九齡之正佞憎陸贄之賢緑竹猗猗居有琢磨之益赤舄几几不改碩膚之常比順戎乘之行肯爲蒼生而起謝廬青社猶在中書琦典相州克勤民事廉頑立儒抑戩鉏驕吏士畏若神明旄倪愛如父母風行海道福流京師固嘗渇想於儀刑亦既深知其治行惟長吏數易則政數而百姓孰習則教孚遮道乃留寇恂盍從群望增秩而褒黄霸昭示獎功頫頒璽書之榮赫弈銀青之信蔬食多邑賠賦眞其畱於戲公著起尹河南雅得均出處之

詛王曾再莅全魏諒能服中外之心以上宰
任方伯見謂優爲以眞儒用天下常懷未盡
式敬有土益遠乃猷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
府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加食邑五
百戶主者施行

開慶元年八月十七日再疏乞歸田里奉
御筆吳潛三年海閫備竭勤勞屢疏丐歸高
節可尚可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判寧國府特
進封崇國公令學士院日下降制

制

門下朕儀圖魁德易鎮价藩公師而表海邦久
顓鈇鉞之寄將相而典鄉國式華衮繡之行
肆中錫於恩徽以懋奬其風節敷時制綍諗
我廷紳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沿海
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
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壹阡
柒伯戶吳潛識詣幾深氣涵剛大實地踐履
得家庭學問之醇平生經綸發聖賢事業之
蘊

寧皇之所敷遺朕躬之所倚毗端委廟堂納
君于道燕居鄉黨垂世以書頃往保釐重煩
夾輔獨盡心於政廩有勤民之風不動色而
威雅得馭軍之體以格物之明聽訟以絜矩
之道生財溟渤滏波京師蒙潤閔勞三載軍正
惓惓歸士之情勤施四方顧貇貇明農之請
夫元老之出處甚重乃羣工之視聽攸關卿
猶盡瘁以鞠躬誰不聞風而展力爰從古鄭
就畀宛陵若王曾以厚德守青莫涯其量若
蒙正以重望尹洛未盡其才用疏崇國之封

加峻上公之爵仍冠邃職併衍真畬於戲國
家大經莫重君臣之誼賢哲高致每懷父母
之邦天之未墜於斯文儒者不忘於當世體
于睠注遠乃猷為可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銀
青光禄大夫判寧國府特進封崇國公加食
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主者施行

學校

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蓋漳以財計之豐裕言明以舍館之宏偉言也巍堂脩廡廣序環爐槐竹森森氣象嚴整舊額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後比屋詩禮冠帶雲如春秋鼓篋者率三數千童丱執經者亦以百計著錄浸倍而帑庾則不差多於昔

大使丞相吳公加惠庠序篤意教養正講席以闡理學新儀門以肅宮墻且謂學供日繁庖膳不足始自寶祐五年四月十五日除本

府元日撥六百貫外更於大府每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以助公廚之費六年秋公又欲革並緣弊復俾分齋造食官給天平秤俾八齋僕隸各以時直取於市而販者益相安矣又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欽製存悔齋箴凡二百餘軸徧惠前廡以下鸞旂戾止匪怒伊教一話一言聞者書紳凡學計不續支移那輟有請必俞諸生感公之德於是相與肖公之象爲石室之祠云

講義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記禮者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朝言朝其在學校則與士友言所以爲士何如夫靈於物而爲人秀於人而爲士則士之所以得名者非徒曰儒其衣冠而已士必有事尚志爲先志必有尚仁義爲先何謂事如農工商之各專一業也何謂尚如尚德尚賢主乎此而不變也何謂志如水之注東馬之首燕必求其至也何謂仁義如木之有根根之有幹培

之則生戕之則死也故仁之爲義固宏闊矣而切近而言則無一念之非爲仁聖賢之所謂欽止所謂存枕所謂謹獨皆所以全仁之本體而爲心之則也義之爲義亦固宏闊矣而切近而言則無一動之非爲義聖賢之所謂制事所謂方外所謂處物皆所以彰義之大用而爲身之則也自其無一念之非而心純乎仁則仁熟矣推而不可勝用則薰陶萬化生育萬物皆仁之積也自其無一動之非而身純乎義則義集矣推而至於不可勝用

則裁制萬化軌範萬物皆義之積也仁曰居
則入乎此而無它出也義曰由則出乎此而
無它入也然仁莫難於居以心之難牧也夫
人試反之於心終日思慮能爲易忽之藏乎能
爲書之開乎能爲魯論之省乎能爲輌書之
收乎若其未然則憧憧往來莫知其鄉必有
賊仁者矣是必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存養
於夜氣旦氣之間微覺過差旋則悔悟如去
癥瘕而後元氣無壅塞也如剪荆棘而後嘉
禾可茂長也由一念之正而爲百念之皆正

斯謂之志於仁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此之謂也義莫難於由以身之難檢也
夫人試反之於身平日踐履能爲原憲之藜
藿窮閻而不處非道之宫室乎能爲子路之
衣敝緼袍而不被非道之文繡乎能爲顏子
之簞食瓢飲而不食非道之膏粱乎能爲澹
臺滅明之行不由徑而不踐非道之戶閾乎
若其末也則顛倒冥行莫知所届必有賊義
者矣是必決擇於取舍疑似之際精審於利

善毫釐之閒少有過差旋即修治如乘安車惟恐其涉險峻也如馭良駟惟恐其趨狹邪也自一動之謹而爲凡動之皆謹斯謂之志於義矣孟子曰義人路也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之謂也潛嘗因是而觀之孔子矣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此孔子立志之關鍵也故三十而立則其理凝四十而不惑則其理通五十而知天命則其理貫六十而耳順則其理徹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理化陟降上下與天爲徒此夫子之始於

爲士終於爲聖人也願聞子之志此夫子行志之規模也故老者安之則凡天下之人其生先乎我者皆父兄之類朋友信之則凡天下之人其生齊乎我者皆交游之類少者懷之則凡天下之人其生後乎我者皆子弟之類癢痾疾痛與人爲徒此夫子之始乎爲士終乎爲大人也又嘗因是而觀之諸子矣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

路之志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冉求之志也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公西赤之志也三子之志决非常人之志矣猶有待於外者也有待於外不可自必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點之志也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志也無所待於外者也無所待於外可以自必也故從而爲之說曰天生四民雖各有事然農有儉豐工有售否商有通滯皆有制於天

與人者惟士之所事則求之我而已天與人不能制也求之我而天與人不能制未有不僕者也而曾農工商之不若何哉其患在於無志而已志苟至焉非仁不處也舉而措之即義之不違則也非義不蹈也遡而窮之即仁之不違則也强毅肅括人以爲義而不知其爲仁之剛溫良慈讓人以爲仁而不知其爲義之和仁義道合二五妙凝包四端總百行之人也用之鄉黨則鄉黨化用之邦國則邦國化用之天下則天下化豈不尊榮貴美

而不負其所謂靈於物而秀於人之責哉今當至日方陽明用事之始在復之初爻爲克己復禮之候二爻爲取友輔仁之端皆有切於學者進修之實敢以是爲諸友勉抑夫子於復而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未嘗不知仁也未嘗復行義也并以是爲諸友證傳曰昂昂若千里之駒乎泛泛若水中之鳬與波上下偷以全其軀乎立志與不立志之譬也惟諸友所從

或曰孟子既以安宅正路喻仁義矣而又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何歟蓋仁有愛之理而事親愛之本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即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本體之心本體之心不失未有不仁者也安宅孰大於是義有敬之理而從兄敬之本也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其兄未有不能敬其身能敬其身而陷溺其身於不義者未之有也正路孰大於是

或又曰孟子既以安宅正路喻仁義矣而又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

義也何歟蓋仁之至者螻蟻不踐而不仁者至於嗜殺而不厭由自賊其心始義之至者一介不取而不義之至者雖乞墦之不羞由自賊其身始惟忍賊仁最甚惟貪賊義最甚孟子精微之旨又豈以是求之惟是潛困不知學老已至矣幸守是邦是邦多先覺之賢諸友耳濡目染聲感氣應必自有得於天爵之貴潛之木石何能發明特以郡文學與庠序之士不鄙其固陋俾暫尸鳴道之席敬誦所聞以求是正雖

其間不敢背先儒之說亦不敢盡襲先儒之說往來詰難不無望於同志云

考亭夫子以師道淑天下所到之郡必爲諸生講說義理所以開人心而扶世教者弘矣

覆齋先生紹家學之親傳續考亭之正脉載道而來師表東海迺者陽復之旦從諸生請下臨泮宮講孟子士尚志一章以惠後學推本仁義理明意徹環堂而聽者以千計前乎未有之盛事也

用存分教是邦何幸領衿佩而親炙焉
退而思之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
尚志
復齋先生曰士必有事尚志爲先志必
有尚仁義爲先孟子所以發明孔子之
格言
復齋所以推原孟子之奥旨聖賢先後
衛道之心千載猶一日也盍亦鋟梓于
學以壽其傳諗于衆曰唯吾寶祐丙辰
長至日門生迪功郎特攺差充慶元府

府學教授胡用存謹書

生祠記

鄞股肱郡北直登萊東極島卉淵鯨大浸斯衿斯吭卓爲吾國天險麾鉞右諸閫匪碩臣曷稱厥選寶祐丙辰秋

聖天子詔

相國履齋先生吳公起命卷賜封履使以大稱昉于兹曰判府事則自　魏王後未之有也公至鎮之日簿書絲如吏胥縻如民萎盜紛官旣士肆垢翫秕蠹非甚有紀公曰嘻剔

扶蘇醒是不難盖亦知所先後政不教徒政
耳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龍象第一義下車
序庠莪莪其旂几几其舄登國人子弟於堂
首誨之以孟軻氏士尚志之旨反覆數百言
謂士必以尚志爲事志必以仁義爲先蓋以
覆諸身者淑諸人也華顛稺齒圜頖林者幾
千人殆猶過洞庭而聆咸池虛往實歸家誦
人習不惟莪冠襜裾者知所以策厲孟晉雖
喬朴之氓亦與知焉公忘勢下士一利病必
咨于學一然否必占于學凡可以惠元元者

以次寢行之削斛入之取盈者廩窮民之顛
連者撙費補解蠲數百萬王賦之積逋者推
殭植弱濯痍熙寒春月間恩溶澤濊菿庶皃
藻至味洋溢薰爲豐年巷歌塗謡皆知公仁
誼既効先是學宮廩盈猝茹其癯廉取之市
公於是歲增助膳緡四萬三千有竒且復砂
租緡餘三萬肇利畱美垂百世不朽至於捐
萬八千楮繼粟周亟又不與焉游于校者不
特飽仁義且飽膏粱矣諸生叶謀諏吉繪傳
象峙狀碑作新祠于東縈所以潔心香示皈

敬也事竣郡文學應發進諸生而告之曰吾衢一脉鄒魯其源千載而下星奎水洛至考亭而日以演迤先生之學受之　正肅公

正肅公之學得之考亭四書其是學之根柢仁義其四書之綱領虖先生以此學魁天下

相

天子航世於安流棟國於喬岳奚止忠獻一部論語曹日之金聲玉振諸生亦旣聞之繼自今昕稷嚅嚌辰刻體踐以身心而不以口耳則不負仁義不負先生不負孔孟考亭矣

先生行且歸政事堂諸生趨鏘壽祠下參倚之見豈徒袞繡冕佩而已哉僉曰唯請劉諸石龍集丁巳仲秋朔門生迪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記并書

贍學砂岸

皇子魏王判四明日嘗撥砂岸入學養士淳祐間嘗蠲之就本府支錢代償寳祐五年正月大使丞相吳公　奏請復歸于學繼而爭佃之訟紛如準制劄仍撥歸制司却於砂岸局照元額發錢養士六年五月以砂首煩擾復

奏請弛以予民卻於翁山十五酒坊歲趂到

酒息錢內撥還府學具見奏篇在本府砂岸門

石衕山年納二萬六千七百八十六貫文

秀山年納二千五百貫文

鰕東年納一千一百貫文

大嵩年納一千七百八十五貫七百文

雙嶴年納八百單三貫五百文

浧口年納七百貫文

石壇年納一千五百貫文

沙角頭年納一千貫文

釁塗年納三百單三貫五百五十文
穿山圍畓年納一千貫文
增撥養士田產
大使丞相既日增緡錢以豐庖膳矣且復撥没
官田產歸之學盂以廣樂育之盛心焉增撥
數目䟽于後
寶祐五年十二月　鈞劄撥下朱瑩男朱
祐没官田
昌國縣蓬萊鄉一都二都水田一十五
畝地一十五畝　并客屋在上

開慶元年八月　鈞劄撥下汪登道沒官

田産

昌國縣宜山

山田地共九千七百三十一畝

山熟地二千一百九十二畝

山坑田四畝三角三十步

石山七千五百三十四畝四十五

步

塗田共六百一十畝三角二十三步

已耕種田五十五畝

已開墾未種田五十二畝

未開墾田二百七十三畝三角

二十三步

未曾墝就海塗田三百畝

水田四畝三角

八月　鈞劄又撥下縣吏鄭新鄞縣老界

鄉没官水田

二甲田三畝三角七步半

三甲田六畝三十五步

八月　鈞劄又撥下鄞縣邵宗武詭寄董

庠陳八一沒官田
董屋水田七畝一角六步
陳八一水田三畝二角
八月　鈞劄又撥下衛源衛溥沒官田
定海縣靈巖鄉田共三十一畝

科舉

神皐之東鄞爲節府融深結秀鍾靈孕傑前脩輩出遺風曼衍巍科爲奕史不絶書大比貢英賓符雲臺四七之數寶祐六年下賓興

詔

大使丞相吳公以龍首黃扉之貴身勸爲之駕七月二十四日

鈞判唐人有所謂泥金帖子乃士人中第歸報其家者也蜀郡有髣而用之於秋賦者號曰金花榜子昕領薦人數預行製造遇舉送

官下院拆號即携以自隨仍帶捷子甲頭入院遇拆一名則旋書填戶貫三代姓名于金花榜子之上授之甲頭甲頭即就貢院金口授之捷子之徒方許鳴鈴走報遇金花榜子到日方爲正報縱有漏洩預報之人其領薦人不請收接本府令爲二淅衣冠人物家盛之地當倣而行之一可以還前古之風流二可以爲鄉黨之美觀三可以杜捷子之紛擾仍從本府於當時每請舉人一員特送三百貫以助犒捷之費其錢先令項樁留公使庫

或當使以二考替移則後來者不妨依此一

段美事其金花榜子以木爲之高一尺五寸

闊六寸以綠爲質遍地以金花圍飾樣具乎

後以今日吉辰批出以八月初三日吉辰製

造以九月十一日吉辰粧飾又一項舉送之

時於常例外制司酒息錢内各特送五百劵

以助觀光之行所以敬賢書而尊

國體也是歲增葺貢闈煥然翬跂凡數四过

赤爲點視之有司職致藝者館穀有禮其至

如歸列郡鮮及曉揭之日攙淚者絶迹欲攘

者華心分報諸邑道路無壅金花之榜甫前犒捷之餽踵至未幾謹考覆以旌實才隆餞讌以將厚意情文釀郁士氣振揚僉曰魁下三能爲東道主此吾邦獨有之天也郡人莫不以爲榮焉

城郭

明瀕海爲州羅城周回九二千五百二十七丈四面阻水其東北則會三江之險以達于海重門擊柝之防視他郡宜尤密比歲紀綱不飭郡人有憑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塞焉甚

而敗關不理跬步可越諸門傾欹穿漏凜欲

壓

大使丞相吳公之分鎭也請於

上得

容旨俾以　法令從事芟夷荆榛復仍城壁

舊貫闕者補圮者植低者薄者崇且益延裀

巡鋪窴卒以邏三年修築之役共費錢𣞙萬

九千六百二十十貫米一百七十碩一斗七升

而雉堞煥如矣開慶元年夏遂鼎創望京鄭

堰下卸三門城樓翬楣壯偉褭桷業峨以至

甬水靈橋東渡三門悉繕治之樓櫓粲然萬目易視凡工役土木之費復為錢九萬九千八百貫米三百六十七碩北門曰下卸舊以艖舟卸載於此命名甚鄙且在倉後迂僻今遷近東造袋局之側比昔疏通軒豁乃更新扁曰義和西北鄞堰門名亦淺俗

大使丞相既於門外新立永豐碶而是門適成因名曰永豐門西門舊曰望京今亦更為

朝京云

西子城門樓

郡自譙樓入子城其重門曰慶元府樓前有街
橫出是爲府東西門其上兩樓對峙巍巍翼
翼西樓久不葺且壞寳祐五年四月
大使丞相亟命船場趙與陞易新之蓋級之
故闕者赤白之漫漶者治之則巳無後前人
無廢後觀

坊巷

鄞郡甲東浙生齒浩繁闤闠塡溢坊有扁所以植表旗也歲久漫弗治寶祐六年冬大使丞相吳公撤而新之凡四十五所爲費一萬五百七十二貫它如釋褐狀元錦勳錦樂晝錦朝桂符桂諸坊丹雘尚新者不復改作貫橋居市中設四楹於橋隅且上刻華表鶴云

東南廂

吉祥坊 破石橋南

康樂坊 皂角巷

迪教坊 車橋　積善坊 小江橋

進賢坊 洗馬橋　握蘭坊 新橋下

興廉坊 洗馬橋下　餘慶坊 捧花橋

連桂坊 施家巷口　清潤坊 新橋頭

東北廂

拱星坊 鄭府東　阜財坊 小梁街

開明坊 鄞縣前　千歲坊 南湖頭

安平坊 天慶觀前　宣化坊 魏家巷口

泰和坊 縣河下　重桂坊 天慶觀前

廣慧坊今改萬壽坊 大梁街

富榮坊 能仁寺巷口

西南廂

順成坊 倉橋下　衆樂坊 君奢橋西

行春坊 寶雲寺西　綏帶坊 崇教寺後

惠政坊 天寧寺南　衮繡坊 湖西史府前

史君坊 史府前　振名坊 倉橋下

問俗坊 史府前　純孝坊 府前

靈應坊 宣府前　迎鳳坊 四明橋東

美祿坊 四明橋北續改爲衮繡坊以達于湖西

西北廂

宜秋坊應家巷口　壽寧坊虹橋北

影泉坊蔡家巷口　修文坊孝文巷

崇孝坊西橋下　永濟坊府前

廣仁坊白衣寺巷口　朝士坊戴家巷口

儒行坊鑒橋下　衍慶坊後菴前

恤仁坊今改施仁坊佛閣下

閱武坊貢院橋下舊道新關

四明續志卷第一

四明續志卷第二

郡圃

新桃源

郡圃舊總名桃源洞求其義桃源鄞鄉名也鑿子城通隙地故以洞名之耳今既合郡圃於堂後又不欲盡捐舊額遂以新桃源榜之

老香堂

在府堂後面北前植百桂取山頭老桂吹古香之句以名先是燕居之地多隘塞自敞斯堂

大使丞相日坐其間靜觀萬物俯仰夷猶前
築一壇名月地可坐三十客月天露席若將
忘世而堂扁則

丞相自題

蒼雲堂

直郡圃之北自老香堂為步廊數十間周廻
而至堂後為牖臨小教場前有古檜數本奇
甚舊守疊山佐之傾圯不治而後之來者不
知蒼雲取義於此易以它名

大使丞相既葺石增舊觀擇空地以檜補之

㨂蒼雲舊扁猶在蓋前守章大醇建而歷陽張即之書

生明軒

在蒼雲堂之右面西下闞方池前目無際大使丞相晩步多憩此以觀新月名軒之義不但取公生明也書曰厥四月哉生明義又取此

占春亭

亭因其舊而加敞焉亭前舊有數梅大使丞相增植至百本嘗戲賦小吟題昇閣

云難喚林逋伴客遊占春亭畔獨夷猶一花兩蘂意方遠三島十洲香已浮清曉園林霜似練黄昏欄檻月如鉤若還説着和羮事只恐渠儂笑不休孟夏梅既實緑隂如漲公常獨坐或領客其下有和坡僊碧沼横梅屋之詞為時傳詠

四明牕

公既增浚舊池跨兩虹其上而闢虚堂于中客請名之公謂四明洞天爲石牕此堂作新牕户玲瓏四達遂親題斯扁

雙檜泉

泉在四明總之西南其東則木香臺而北則武藏也二檜虬拳古挺湮没墻隈不知幾年公既建武藏日徘徊其旁摩挲雙檜一日忽聞檜下泉聲涓涓然亟疏鑿之泉流如注遂取檜閒甃爲圓池因營摺廊五閒左右二檜爲憩息之所環以檜屏翳然有濠濮閒想公親題雙檜泉三字於池上

自遠

自遠即木香臺也臺高三尺植花如屏遶臺

爲廊屋二十間就設欄檻中虛二丈植花如棊局而行吟於其旁韓子蒼詩無風香自遠

翕芳亭

在老香堂之左亭前植杏三面植月丹

清瑩亭

在東橋之南前植以李清瑩出韓詩

春華亭

在檜山之東環植以桃立鞦韆其外

秋思亭

在檜山之西栽菊芙蓉相爲掩映與四明牕

隔池

淨涼

在生明軒之右跨池面南爲納涼佳趣

驛亭橋路 寺廟附

昔范延貴嘗詣張忠定公謂過萍鄉見驛傳橋道皆葺知其爲好官貟忠定稱之鄞去京近道路無壅前此率視如傳舍皇卹路人大使丞相吳公欲人皆履康莊而所至如歸故於此尤盡心焉

知津驛

知津驛在鄞縣西渡之上曩名知教驛無所取義且屋老不支寶祐五年五月五日大使丞相改名知津親題其扁爲易廳屋三

閒前敞為軒繞以垣墻外植大門自鄞至此為初程故名

慶豐驛

慶豐驛在廣利橋之北先是新堰廣利橋成又重甃石路於橋之東北居民王姓者遽作屋以罔利反俾官買西南僻隘地以置驛衆有詞大使丞相下之本縣圖上始命以元錢給王姓者別買地而以此地建驛公私便之驛屋潔壯爽塏於知津寶祐五年五月五日建

大使丞相題扁

廣利橋

廣利橋在慈溪縣德門鄉新堰之上往年有小木橋名新堰橋遇潮漲滿挽船過堰率衝橋砌甚而橋柱為之折寶祐五年八月新堰成議就兩岸石砌填築至所立橋柱之地跨栅鋪板狀如一字蓋就柱填砌既可藉以障水且免挽船損柱之患遂以廣利橋名之為費甚鉅蓋剏建也

王家橋

王家店橋在廣利橋之東自慈溪至西渡陸行者必由此橋舟行者必由廣利橋作舟本所以行水惟牽挽至堰者匪橋不通故廣利橋前此無念之者橋雖元有石板歲久圮壞至寶祐五年八月新堰慶豐驛廣利橋成大使丞相始捐錢重修費居廣利橋之七八云

慈溪新路

慈溪新路自慈溪縣東郭夾田橋東取謝家隘王家店橋至朱家衕西渡頭驛路跨十五里

計二千三百一十六丈捌用石板築砌路闊七尺命縣佐及鄉官董之役始於寶祐六年十二月畢於開慶元年三月東西置石牌門舊令欲榜以相公路三字大使丞相止令以新路扁之（鄉人復請於張寺丞卿之德白稱公牆）

修砌西塘路

郡自望京門以西繇慈溪接姚虞經稽陰趨錢塘近數百里行李舟車鱗集輻湊門之外自水仙廟望春橋至高橋西渡塘堤壞過者危之一日

大使丞相出郊訪問水利有得於躬行歷覽者命將佐措置修砌西塘路共三千六百六十丈橋二十二座水㵮五所爲費夥甚於是易沮洳而堅高更崎嶇而夷坦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塗之人皆歌頌之鄉人榜曰吳公塘亦張寺丞之筆也

逸老堂

堂居衆樂亭之南紹興郡守莫將建逸老李白所稱四明賀知章也歲久盡圮開慶元年四月

大使丞相撤而新之復訪求知章像於山陰

繪而祠焉規模視昔增壯取衆樂亭涵虚館

東西兩橋併修之

記

逸老堂者　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并爲文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知章之語按賀公字季真唐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肅宗升儲副授祕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剡隸越鄞故越封部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堂妥靈於是

邦之月胡且合太白而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然以予觀之太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髙力士輩若奴僕其氣真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群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璘之黨毋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耶季真遭時遇主彈指可都顯位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為髙而不知其所以髙也於是肅宗之人品已瞭然於季真胷中矣使與相終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真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曰知幾其神乎季真有焉又豈止於蠛蠓

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真識而非徒
氣之所能為也是堂之建迨今一百十五年
矣屋老圮壞屢葺屢頹片瓦尺椽幾無存者
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視昔
稍異因求李真之像于越繪而龕之且誄以
詞述以賛用詔求久俾邦之人士景清風而
企芳躅或少裨於風教云爾嗚呼自有天地
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間據權位擅勢利呼
吸福禍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一世之人者
不知其幾矣未幾聲消迹滅影響無聞甚者

流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迺若孤標勁節之士身沒而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爲之興起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心也爲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既成面對涵虛館表裏及東西兩橋并繕治之輪奐丹雘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以叙歲月於是乎書

開慶元年秋七月癸卯朔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壹阡柒伯戶吳潛撰中散大夫

直祕閣致仕張卭之　清朝散大夫直寶章

趙汝楳題蓋

時亭

時亭者郡之上船亭也亭曷爲以時名行水者必舟問舟者必津舟之去來因乎人人之行止因乎時也時止時行亭之所以名歟然則亭之名何昉乎曰昉乎

大使丞相吳公也名昉乎此亭之作亦昉乎此異時維舟之地在紅蓮閣南後爲巨室弃無有矣夫明鉅邦也望長安而西笑者此乎

始指海濵而東歸者此乎息其間題柱而出
衣錦而旋者且幢幢焉可以無址而遂無亭
乎公蒞是邦一日必葺補數百年之闕擇衝
要得地於平橋右以寶祐五年十月築新址
作新亭昔無而今有此一時彼一時也吁觀
人之行止可以觀時觀亭之有無抑可以觀
時矣登斯亭者盍亦知時之義哉桐川梅應
發記永嘉劉錫書

高橋

建炎再造諸將戮力

王室戰功凡十有三而高橋爲第一橋在道傍至今過者莫不指曰忠烈循王嘗鏖虜於斯也英風義氣百歲不磨橋以圯名迹將遂湮蕪莫有訪古而作之者

大使丞相吳公報政于鄞百廢具舉周行經覽謂是橋載在

國史不新之則無以旌忠烈廼洄石爲之曾不以役鉅費夥靳橋成民不病涉而識者亦義公之存古既又作廟於橋之西作寺於橋之東規模宏大揭虔妥靈而循王之功益表

表矣建橋之歲月工費具見文昌袁公所記茲不書

記

恭惟我

高宗皇帝聰明神武誕受命

中興廼建炎之三年金虜犯明州大將張俊帥諸將鏖戰于高橋虜衂而遁谿是六龍駐蹕錢塘用再造我區夏橋雖更紹興重建然年深木腐石泐壞輙修修輙壞民不惟病涉亦病修寶祐四年九月

大觀文右丞相樞使復齋吳公以大制使判府事吐握待士如周公克勤小物如畢公躬决細務如諸葛公不以上宰鄙夷吾州一政一事靡不經意朞年之間鯨波晏融風息鉦第晝靜桴鼓夜閒官府肅而田里安翕翕然輿誦興矣公猶以爲未也暇之日周覽廛野指是橋而嘆曰

中興諸將戰功凡十有三寔自此橋一捷始今圯不可支非所以識舊也公帑縱未紓不當於此乎靳乃捐金召工撤而新之結洞爲

橋純以石始於冬十二月成於夏六月方工之未竟也會旱不雨農方事桔槔之丁壯公延人士若土神于府治爲民請命忱意懇切至于涙墮時亭午日如焚俄陰雲族有黑龍騰于西南蜿蜒當空萬目共觀莫不歎異須臾雷作雨沛然下繼是甘霔不斷歲大熟荷鋤相杵者弗待呼而集官復厚其募直不戒而成雄峻堅密城内外諸橋可俯而視之矣既落邦之人士屬商爲之記商竊謂橋梁之設所以便民也造舟爲梁既肪於周至鄭以

乘輿濟而君子不以政予之則夫善牧民者
殆不可以細故忽也秦以前未聞梁石近代
以來名都要會間用之如吳之垂虹閩之萬
安不過枕烟水梁海波皆無與乎政之激勸
斯舉也可以昭
中興之聖烈可以旌江表之虎臣其感人心
也有義其用民力也有仁蓋將風厲乎天下
匪直私惠乎鄞人信賢相之作牧發於心見
於事知所先務爰不與它人均鄞之人因是
得以覘公之經綸矣公將以衮衣歸其充廣

此念相我

聖天子以續

思陵大復古之飭夫如是則是橋也將同召

公之茇舍歷千萬載而不泯乃若通水利以

濟鄉遂之農開河步以便闤闠之民劃田廬

以養困窮數十百輩蠲租賦以寬貧弱數百

萬緡代輸積逋而繫者釋立決滯訟而屈者

伸莫重於學校則益膳羞以惠藏脩之士莫

嚴於海道則增券廩以給巡徼之軍凡政之

本於仁義者不可殫紀茲故略述云吾邦唐

武德中爲鄞州開元中易明州今陞慶元府
橋去西門外十五里高三丈三尺五寸長九
丈八尺上下凡六十六級洞闊三丈八尺靡
緡錢十五萬八千有奇自寓嘉余公晦暨士
庶共樂助三萬外餘皆公帑所出粟二百斛
石工軍工共九千四百民工一萬三百各有
奇俊後積功至王爵橋側有小祠縱廣不盈
丈公復度地建廟閎敞視昔十倍其費不啻
董是役者大制置使司準遣李迪功自强三
年七月既望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表商撰朝散大夫趙隆孫書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豐芑篆蓋

高橋寺 循王廟附

高橋成公於其西作新廟肖循王像而祠焉貂冠朱裳儼然如在見者起敬歲時秩祀著爲常典旌忠義也西渡至橋所凡五里舟車往來莫不停橈駐軫拭目奇觀登臨訪古絡繹不絕而或者猶以無所憩止爲病橋東舊有施水亭簷矮壁敗其後僧若瑱明遠稍葺爲庵人目以接待院而實弗稱也於是公慨然

有鼎創之志矣撥其側膏腴田餘十三畝以益舊址旁地之相接者又爲買田以貿之而寺基益恢拓乃委計議官洪易簡董其事凡創屋六十餘楹崇門崢嶸脩廊深廣殿堂層出庖庫區分軒祠寮舍無一不具外周以墻一百餘丈鍾臺屹立且實以廢寺巨銅鍾一一并井規模悉如甲刹寺前刱施水亭夜則徹明炷燈以燭水陸之暗凡費錢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米二百九十七碩八斗十二升既成移景德廢院額名之併益以沙嘴莊

租田劉泳没官田共二十九畝是役也工費不及民而不日之成速於變幻非事力裕精力周顓力固未易集也繼今飛錫者可以駐足行李者可以息肩炎暑則濟道路之暍暮夜則弭蒲葦之奸蓋一舉而數利具非直爲觀美云

逸老堂賀祕監像贊

山林之士去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矯先生高眄遠視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粤惟二疏輔導漢元作其卽位旋以飄然粤惟先生師傅

唐肅太陽未升去之已速前蹤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眞狂醉非眞醉詩侶酒徒亦復爾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湖萬頃今古清風

廣利橋記

大丞相吳公之表海也人知於一郡有高橋之役光前而不知又於一邑有廣利橋之役剏始者焉慈谿爲邑有小江貫而中出舟自西徂東者或過之徑剎子港達西渡堰此故道也往年　顏公作牧相其陰陽埧剎子港口

紆其途爲今新堰新堰之未底績也寥寂一村通以小徑間以冷水渡以畧彴夫聯木比竹爲漁樵一二所蹊牛羊三五所跡可也厥或當憧憧往來將必壓況新堰成而峻峙其上彼畧彴者旁立下流以受萬鷁日夕舂撞之厄且有曳曳於牽江色者爭如簇也是則假以利涉反以病涉矣　公聞覽名清閒曰四履申畫不敢一日怠肆百堵勵𪔂懋使一物失所於是諆易以石且懼鳩工之辦於拾瀋也能毋貫龠𪖙乎時乃就郡給公帑米若

干楮若干毋或匄奪又懼豫爲行之添一長㾴也迪惟董振擇之時乃就邑咨善士王君與可莫裡惟其陳修二人皆能體　公意以經之營之鹽市價來羣材拓基址繳板幹鼓鼛運精甓錯餱餼糧撫勞勸於是歲十一月徒扛成十二月輿梁成矣不只此也邑之陸行入閩都者其道必由王家店橋浸趍於老成與維新萬目盱衡詫兩虹對飲大川之壖厥攸作人見其功之就而不褱於慮始人見其乘之安而不知其煩我此　公意諭色授所

及也二人又能推　公意以衍而伸之護新堰之歩以亢濤浪平新堰之溜以緩奔瀉闢新堰之驛以待潮汐凡可易撼撼而使踏實地爭先敵佐助而罔有吝封此　公以所感爲所應也忽夜觀天象台躔逼新堰越翼曰亭午果有報　公一舸按視不以夾道疾馳駭民而絶共億於不及不以高牙大纛臨民而通稺耋於縱觀符采攸燭山川生輝有橋落成無此炳耀邑之人乃言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何如　公之寓政於橋歟叔子

獨千載名與瀛江流何如　公之寓目於橋
歟況因橋有驛立名慶豐親灑　鈞翰高揭
户額此又　公不特以人者利民而直欲以
天者利民願爲之記錫孫曰我　大丞相之
歛惠此邦苟利於民知無不爲大莫大於津
梁有衆高橋其一也　袁公可齋嘗書而刻
諸石廣利橋之役雖什一於高橋然無小不
舉者乃無大不周也保釐東郊而先嘉其克
勤小物此三代相業　公獨得之豈以大小
計哉其閒如吳洞橋之整以崇低垂管山河

之閘以導壅底茅砧碶之治以通提閼黄泥埭之築以砥横潰蜀山鋪之置以靖往苻此公以舟楫四海者而澤一邑也　六龍渡江海若唅呀以壯形勢謀臣策士獻議設險於向頭者不知幾人且幾年矣　朝廷未皇公來嚴備列寨騁望溟渤盡在目中雖一飛鳥不能遺此　公以謹固一邑者而康四海也廣利一橋去乎哉雖然易言利涉大川十有四而以未濟終焉夫濟之濡而言利涉此易之爲道也　公以利涉建橋而以廣利名

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　公之爲易也椅歟
寶祐六年七月初吉朝奉郎桂錫孫記朝奉
郎新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孫囦書
朝請大夫新知瑞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
田事程士龍篆蓋通直郎知慶元府慈谿縣
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鳴鶴鹽場兼弓手寨
兵軍正周棟立石

靈應廟

靈應廟鄞人鮑君祠也君生於漢歿而爲神梁武帝時賊號奴抄者掠及境神奪其魄賊如醉卒擒之由是名益著至

本朝累封至八字曰忠嘉神聖惠濟廣靈王令雨暘禱必應民有疾苦急難則呼籲之歘歲貴糴神能在海中招客舟使之來功在鄞不可殫紀

大使丞相判是邦也剖决曲直嘗提一筆以祝曰此心惟鮑君知我蓋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廟自嘉定再建規模稍就而偶像猶未備廟史有以門之左右神馬及侍從執事請者公即為補其闕且擇畫史之精者圖王之出遊事跡於殿壁若儀從若兵馬又繪於門之內外焉以至廊之屏蔽門之丹雘顯設藩飾粲然畢備始於寶祐六年之二月畢於開慶元年之六月凡費錢一萬六千餘緡公蓋因民之敬以敬神非私以徼福也

大人堂

大人堂舊在射亭西偏 開慶元年正月徙出

九經堂從西向爽塏潔肅邦人禱祈僾之大人者俗呼闞相公令幡幢所題皆曰中書令闞相公可驗也舊志直指為錢億祠實取高閌記續志推以為闞燔因考題名五代末闞燔錢億相繼守郡闞姓佀有證今姑兩存之

青蓮閣

青蓮閣在郡治東白衣廣仁教院為　圓通大士道場閣始建於政和間距今歲月老矣大使丞相兩暘禱于大士如響斯答既給錢餐贍其衆閩院僧師文者將再建閣又捐金

助之寶祐四年冬鳩工迄六年十月凡費二十七萬餘緡

瓌富亭

都稅務舊有亭在東渡門外商旅出於其塗則官若吏即是而譏征焉亭歲久不存寶祐五年四月

大使丞相命稅官重建併甃石道頭一所費萬緡有奇亭名瓌富蓋取孫興公天台賦以表山海之利云

知津驛支錢捌阡陸百玖拾肆貫肆百陸拾

文米玖碩陸斗

慶豐驛支錢貳阡貫文

廣利橋王家橋共支錢捌阡肆百貫文米肆

拾碩

慈溪新路支錢貳拾柒萬柒阡玖百貳拾貫

文

西塘路支錢肆拾肆萬捌阡陸百叁拾貫文

逸老堂支錢壹萬捌阡捌百壹拾玖貫玖百

文米玖拾柒碩壹斗捌升捌合

時亭支錢壹萬貳阡捌百玖拾伍貫貳拾伍
文米貳拾碩貳斗伍升捌合絹壹匹
酒壹拾瓶
高橋支錢壹拾伍萬捌阡貫文米貳百碩
高橋寺支錢壹拾萬捌阡捌百陸拾貳貫文
米貳百玖拾柒碩捌斗貳升
循王廟支錢壹萬伍阡捌百柒拾捌貫文
天童寺
靈應廟支錢壹萬陸阡貫文

大人堂支錢伍阡玖百柒拾玖貫貳百文米
壹拾玖碩叄斗壹升
青蓮閣支錢貳拾柒萬貫文
瓌富亭

惠民藥局

聖天子以天地曰生之德訪民疾苦寶祐五年

冬十一月

御批申飭軍民五事官藥局其一也令臺閫

嚴督所部恪共奉行劑料必眞修合必精使

民被實惠仍揭　黃榜于諸州軍大哉

王言民其有瘳乎

大使丞相吳公吾胞吾與之心與

上符契祗若

明命匪懈益虔惟鄞有局實慶三年所創也

在郡圃射堋西地逼隘匪便且藥工出入旂
輮不肅歲久屋尤老亟謀爽塏而更之先是
犒賞庫有樓曰海晏爲屋凡十餘楹後改爲
參議官舍高明闓室居者棄焉公謂是寛閑
者可以濟吾用矣乃即樓而剏上以處熟劑
成料而梅潤不及物帑作局卯列其下衆工
盤礴者得其所前則增門屋三後則增翼屋
五浚汲清之池新煆丹之鼎焙室烹釜莫不
畢備井井規模於是非前日比若夫遴監臨
之選嚴修製之防品劑既真市者旁午若郡

若邑若軍凡增置子鋪一十四所歲春夏數施藥餌無間城內外君相濟衆之仁博矣因附錄其目如左

藥貨錢會本息

截止開慶元年四月終管在錢藥共計四十四萬七千一百三十九貫一百一十一文

比剏時增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九貫一百一十一文

比本任交割時增二萬五千九百八十九貫八百九十七文

子句

府前班春亭都局以後四鋪係本司差人前去發賣
日報賣錢一千貫或八百貫
上馬亭鋪
日報賣錢九十貫或八十貫
南門裏大廟前鋪
日報賣錢四十貫或三十貫
及瓜亭鋪
日報賣錢六十貫或四十貫
靈橋門鋪以後照例賫錢到鋪取贖以加一五分饒潤
月取一千貫或一月半一千貫

江東門外鋪

月取二千貫

慈溪縣鋪

或一月取五百貫或兩月取五百

貫

東步鋪

或兩月取五百貫或三月取五百

貫

奉化縣鋪

或一月取一千貫或五十日取一

千貫
昌國縣鋪
或一月取七百貫或兩月取七百
貫
象山縣鋪
或一月取三百貫或一月半取三
百貫
餘姚縣鋪
或一月取八百貫或兩月取一千
貫

上虞縣鋪

或兩月取五百貫

東門水軍

或一月取一千貫或取二千貫

每歲散藥

寶祐五年

散藥二千八百三十五貼

寶祐六年

開慶元年

散樂二千四百九十三貼

四明續志卷第二